

ni

ying

gai

你应该

yue

du

de

阅读

shi

jie

jing

dian

世界经典

duan

pian

xiao

shuo

短篇小说

史为昆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你应该 阅读的 世界经典 短篇小说

史为昆 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应该阅读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 / 史为昆主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00-2763-3

I. ①你… II. ①史…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0033 号

你应该阅读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

史为昆 主编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杨建峰

责任编辑 余丽丽 辛蔚萍

美术编辑 松雪 王进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2

版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8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763-3

定价 38.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15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p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短篇小说又称为小小说，是在任何国家都有的文学体裁形式。其特点是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人物集中，结构精巧。往往选取和描绘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生活的某一侧面，使读者“借一斑略知全豹”。

在世界文学史上，短篇小说的地位十分重要。早期东方国家的古老传说中已有短篇小说的雏形，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可以说对世界短篇小说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在此期间，近代短篇小说的杰作先后出现了，即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和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它们生动的人文主义内容与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构成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的开篇。

17 世纪和 18 世纪是世界短篇小说继续成熟与发展的时机，而到了 19 世纪，则是欧美文学辉煌发展的阶段，也是短篇小说真正奠定其地位的阶段。许多杰出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短篇精品，尤其以十九世纪末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为代表，他们的短篇小说颇负盛名，对世界文学史产生很大的影响，并称为“世界三大著名短篇小说巨匠”。

20 世纪，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欧美作家为主的短篇小说的创作虽然不及长篇小说的辉

煌，但也异彩纷呈，流派众多。英国的劳伦斯、高尔斯华绥，美国的杰克·伦敦、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俄国的托尔斯泰、蒲宁、安德列耶夫等奉献了大批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短篇杰作，而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在短篇小说的领域大有丰收。

20 世纪，有着反传统、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盛行于欧美，形成了表现主义（奥地利的卡夫卡等人为代表）、意识流（爱尔兰的乔伊斯、英国的伍尔夫、美国的福克纳等人为代表）、存在主义（法国的萨特、加缪等人为代表）等主要流派，也出现了许多堪称经典的短篇小说精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则让人难以定义，以于是众说纷纭。它在内容上反对传统文学对小说价值、意义、深度和真实性的要求，否定传统小说的结构、体裁和叙述方式。虽然有些作品轰动一时，但读者却难以理解和接受。一些作家后又回归到了现实主义。

综上所述，可知世界文学史上短篇小说所占的地位和其丰富的程度。本书本着优中选优、精中选精、名家名译的宗旨，力求全面地体现世界短篇小说的概貌和水平。书中所选作品都是传世精品之作，也是相关作者最富代表性的作品。诚然，如想凭一书之力而网罗尽世界短篇小说的精华并不现实。限于本书的篇幅，有些作品未能入选，也不能不说小有遗憾。

2018 年 4 月

目 录

- [日本]志贺直哉
清兵卫和葫芦 / 001
- [日本]芥川龙之介
罗生门 / 006
竹林中 / 012
-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喀布尔人 / 022
- [美国]马克·吐温
竞选州长 / 031
卡拉维拉斯县知名的跳蛙 / 038
- [美国]欧·亨利
麦琪的礼物 / 045
最后一片叶子 / 052
- [美国]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乞力马扎罗的雪 / 060

[美国]威廉·福克纳

092 /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104 / 穷人的专利权

[法国]诺雷·德·巴尔扎克

112 / 无神论者做弥撒

[法国]普罗斯佩·梅里美

132 / 马第奥·法尔贡内

[法国]埃米尔·左拉

148 / 陪衬人

[奥地利]斯特凡·茨威格

157 / 看不见的收藏

[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

173 / 判 决

186 / 乡村医生

[意大利]乔万尼·薄伽丘

切帕雷洛先生临终忏悔记 / 193

[意大利]乔万尼·维尔加

乡村骑士 / 206

[意大利]路易吉·皮兰德娄

坛子 / 215

[意大利]乔万尼·帕皮尼

没有归还的一天 / 226

[意大利]依塔洛·卡尔维诺

遥远的月球(另译名:月亮的距离) / 235

[波兰]亨利克·显克维支

音乐迷杨科 / 248

灯塔看守人 / 257

[波兰]布鲁诺·舒尔茨

鸟 / 275

- [捷克]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281 / 得 救
- [捷克]米兰·昆德拉
286 /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 [俄罗斯]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308 / 驿站长
- [俄罗斯]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321 / 鼻 子
- [俄罗斯]米哈依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
349 / 塔 曼
- [俄罗斯]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363 / 孤 狼
- [俄罗斯]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
373 / 一个文官的死

清兵卫和葫芦

[日本] 志贺直哉^①

这是一个叫清兵卫的孩子跟葫芦的故事。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以后，清兵卫和葫芦就断了关系。过了不久，他又有了代替葫芦的东西。那便是绘画，正如他过去热衷于葫芦一样，现在他正热衷于绘画。……

清兵卫常常买了葫芦来玩，他爸妈是知道的。从三四分钱到一毛五分钱一个的带皮葫芦，他大概已有十来个了。他能够自己把葫芦口切开，把里边的子掏出来，技巧很好，塞子也是自己装上的。先用茶卤一泡，把气味泡干净了，然后就把父亲喝剩的淡酒装在里面，不停地把表皮擦亮。

他对于这爱好异常专心。有一天，他在海边的街上走，心里依然在想着葫芦，忽然眼前看见一件东西，使他吓了一跳。原来背海一带都是摊户，这时候忽然从一个摊户伸出一个老头子的秃脑袋，

^① 志贺直哉(1883—1971)，日本心境小说与白桦派的代表作家，向有“日本短篇小说之神”的美誉。一生著作甚丰，代表作有《直到网走》《剃刀》《正义派》《大津顺吉》《清兵卫和葫芦》《范某的犯罪》等。

清兵卫把它错看作葫芦了。“这葫芦真好！”心里这么想着，有好一会儿没有看清楚——再仔细一看，连自己也吃惊了。那老头子昂着光采奕奕的秃脑袋，走进巷子里去了。清兵卫觉得好笑，就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不住地笑着，一边跑过了半条街，还是忍不住地笑。

因为他热衷得这么厉害，所以他每次上街的时候，走过古董店、水果铺、旧货店、甜食店以及专门卖葫芦的铺子或仅仅门口挂着葫芦的店铺，总是呆呆地站在门前观望。

清兵卫是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学生，每天学校里放学回来，他也不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常常一个人上街去看葫芦。一到晚上，就坐在起居室里收拾葫芦；收拾好了，就装上酒，用手巾包好，放在罐子里，又把罐子藏在火炉箱中，然后去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立刻又打开罐子看，葫芦皮上冒出了许多水珠。他永远不倦地看着，看过之后，很郑重地系好络绳，挂在朝阳的廊檐下，然后上学校去。

清兵卫居住的小镇，是个商业码头，虽然算个市镇，其实是很狭小的，一条细长的市街，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完了。所以卖葫芦的店铺即使怎样多，像清兵卫这样几乎每天都跑去看，大概所有的葫芦也都被他一一地看过了。

他对于旧的葫芦，没有多大的兴趣，他所喜欢的是还没有开过口的带皮葫芦。而且他所有的大抵都是葫芦形很周正的平凡的东西。

“真是小孩子呢，不是这种葫芦他就不喜欢。”来看望做木匠的他爸爸的客人，看见清兵卫在一旁很专心地擦葫芦，就这样说。

“是呀，一个小孩子，却喜欢这种玩意儿……”他爸爸很不高兴地向那边望了一望。

“阿清，这些并不见什么好，再去买几个奇特点的来呀。”客人说。

“这样的好呀。”清兵卫只是这样回答了一句。

清兵卫的父亲与朋友就谈到了葫芦。

“今年春天开评品会时，有人拿出了马琴的葫芦来做参考品，那才是出色的呢。”清兵卫的父亲说了。

“是一个很大的葫芦吧？”

“又大又长。”

听见这样的话，清兵卫偷偷地发笑。他们所说的马琴的葫芦，是那时候一件很有名的东西，他也去看了一看——他不知道马琴是什么人——立刻觉得并不见得怎样好，就掉头走了。

“那种葫芦我可不喜欢，不过大一点就是了。”他插嘴说。

听了这话，父亲就圆睁着眼睛呵斥说：

“什么话，你懂得什么，也来多嘴！”

清兵卫沉默了。

有一天，清兵卫走过后街。在平时不大注意的地方，一家闭了门的住房前，有一个老婆婆摆着一个卖柿子橘子的摊子。他发现摊子后边的店板门上，挂着二十来个葫芦。他立刻说：

“让我看一看。”说着走近去一个一个地仔细把玩。其中有一个，约五寸高，看那模样是很普通的，他却喜欢得什么似的。

他心头发着跳，问了：

“这个葫芦卖多少钱？”

“看你是小哥儿，就便宜点算一毛钱吧。”老婆婆回答了。他喘着气：

“好，你别卖给别人，我回家去马上拿钱来。”他急匆匆地说定，就跑回家去。

不多一会，他红着脸，呼呼地喘着气跑回来，买了葫芦就跑着回去了。

从此，他片刻也不离这个葫芦，还带到学校里去。终于因为在上课的时候也偷偷地藏在桌子底下摩擦，给级任教员看见了。恰巧上的是修身课，所以教员更加生气。

这位外来的教员，对于本地人爱好葫芦的风气心里本来不舒服，他是喜欢武士道的。每次名伶云右卫门来的时候，平时连走过都不大高兴的新地的戏园子，演四天戏，倒要去听三天。学生在操场里唱戏，他也不会怎么生气，可是对于清兵卫的葫芦，却气得连声音都抖起来，甚至说：“这种小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于是这个被一心热衷的葫芦，终于被当场没收。清兵卫连哭也没有哭一声。

他脸无人色地回到家里，靠火炉边发呆。

这时候，教员挟着一只书包来访问他的父亲，父亲恰巧不在家。

“这种事情，家里应该管管他……”教员对清兵卫的母亲这样说，母亲吓得只是战战兢兢地不敢出声。

清兵卫对于这位教员的顽固，吓得什么似的，哆嗦着嘴唇，在屋角里缩作一团。在教员身后面的柱子上正挂着许多收拾好了的葫芦。清兵卫心头咚咚地跳着，怕他会注意到。

训斥了一顿之后，教员终于没有注意到葫芦，回去了，清兵卫透出了一口大气。清兵卫的母亲却哭了起来，唠唠叨叨发了许多没意味的怨言。

不多一会，清兵卫的父亲做工回来了，听了这话，立刻抓住正在身边的清兵卫，使劲揍了一顿。在这儿，清兵卫又被骂了“没出息的孩子！”还说：“像你这种家伙，赶快给我滚蛋吧。”

清兵卫的父亲忽然注意到柱子上的葫芦，就拿起槌子来一个一个地砸碎；清兵卫只是脸色发青，不敢作声。

从清兵卫那儿没收来的那个葫芦，教员当作脏东西似的交给老年的校役，叫他去扔了。校役拿了来挂在自己那间熏黑的小屋子的柱子上。

约莫过了两个月，校役恰巧因为没有钱花，想起这个葫芦，准备多少换几个钱，就拿到附近的古董店里去看。

古董店老板横捧竖捧地仔细瞧了半天，马上做出一副冷淡的神气，把葫芦向校役一推：

“要卖就算五块钱吧。”

校役暗暗吃了一惊，可是他是乖觉的，连忙板起脸回答说：

“五块钱可不卖。”古董店马上加到了十块；可是校役还不肯答应。

结果是五十块成了交——校役从那位教员手中好像平白地得了四个月的薪水，心里偷偷地高兴。他当然不曾告诉教员，对清兵卫也隐瞒到底。因此这个葫芦的去处，终究没有人知道。

可是凭校役怎样聪明，也不会想到古董店把这个葫芦卖给当地的富家，价钱是六百块。

……清兵卫现在正热衷于绘画，自从有了新的寄托，他早已不怨恨教员和用槌子打破了他十多只葫芦的父亲了。

可是他的父亲，对于他的喜欢绘画，又在开始嘀咕了。

楼适夷 译

罗生门

[日本]芥川龙之介^①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宽广的门下，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只在朱漆斑驳的大圆柱上，蹲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正当朱雀大路，本该有不少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到这儿来避雨，可是现在却只有他一个。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数年来，接连遭了地震、台风、大火、饥馑等几次灾难，京城已格外荒凉了。照那时留下来的记载，还有把佛像、供具打碎，将带有朱漆和飞金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卖的。京城里的情况如此，像修理罗生门那样的事，当然也无人来管了。在这种荒凉景象中，便有狐狸和强盗来乘机做窝。甚至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把无主的尸体，扔到门里来了。所以一到夕阳西下，气象阴森，谁也不上这里来了。

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了许多乌鸦。白昼，这些乌鸦成群地在高高的门楼顶空飞翔啼叫，特别到夕阳通红时，黑魇魇的好似在天

^①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现代著名短篇小说家。在短暂的一生创作短篇小说一百四十多篇。1927年7月24日，芥川服安眠药自杀，令日本举国震惊。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芥川文学奖”，是日本文学界的最高奖项。

空撒了黑芝麻，看得分外清楚。当然，它们是到门楼上来啄死人肉的——今天因为时间已晚，一只也见不到，但在倒塌了的砖石缝里长着长草的台阶上，还可以看到点点白色的鸟粪。这家将穿着洗旧了的宝蓝袄，一屁股坐在共有七级的最高一层的台阶上，手护着右颊上一个大肿疱，茫然地等雨停下来。

说是这家将在避雨，可是雨停之后，他也想不出要上哪里去。照说应当回主人家去，可是主人在四五天前已把他辞退了。上边提到，当时京城市面正是一片萧条，现在这家将被多年老主人辞退出来，也不外是这萧条的一个小小的余波。所以家将的避雨，说正确一点，便是“被雨淋湿的家将，正在无路可走”。而且今天的天气也影响了这位平安朝家将的忧郁的心情。从申末下起的雨，到酉时还没停下来。家将一边不断地在想明天的日子怎样过，——也就是从无办法中求办法，一边耳朵里似听非听地听着朱雀大路上的雨声。

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飒飒地打过来，黄昏渐渐压到头顶，抬头望望门楼顶上斜出的飞檐上正挑起一朵沉重的暗云。

要从无办法中找办法，便只好不择手段。要择手段便只有饿死在街头的垃圾堆里，然后像狗一样，被人拖到这门上扔掉。倘若不择手段哩——家将反复想了多次，最后便跑到这儿来了。可是这“倘若”，想来想去结果还是一个“倘若”。原来家将既决定不择手段，又加上了一个“倘若”，对于以后要去干的“走当强盗的路”，当然是提不起积极肯定的勇气了。

家将打了一个大喷嚏，又大模大样地站起来，夜间的京城已冷得需要烤火了，风同夜暗毫不客气地吹进门柱间。蹲在朱漆圆柱上的蟋蟀已经不见了。

家将缩着脖子，耸起里面衬黄小衫的宝蓝袄子的肩头，向门内

四处张望，如有一个地方，既可以避风雨，又可以不给人看到能安安静静睡觉，就想在这儿过夜了。

这时候，他发现了通门楼的宽大的、也漆朱漆的楼梯。楼上即使有人，也不过是些死人。他便留意着腰间的刀，别让脱出鞘来，举起穿草鞋的脚，跨上楼梯最下面的一级。

过了一会，在罗生门门楼宽广的楼梯中段，便有一个人，像猫儿似的缩着身体，憋着呼吸在窥探上面的光景。楼上漏下火光，隐约照见这人的右脸，短胡子中长着一个红肿化脓的面疱。当初，他估量这上头只有死人，可是上了几级楼梯，看见还有人点着火。这火光又这儿那儿地在移动，模糊的黄色的火光，在屋顶挂满蛛网的天花板下摇晃。他心里明白，在这几点着火的，绝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家将壁虎似的忍着脚声，好不容易才爬到这险陡的楼梯上最高的一级，尽量伏倒身体，伸长脖子，小心翼翼地向楼房望去。

果然，正如传闻所说，楼里胡乱扔着几具尸体。火光照到的地方挺小，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具。能见到的，有光腚的，也有穿着衣服的，当然，有男也有女。这些尸体全不像曾经活过的人，而像泥塑的，张着嘴，摊开胳膊，横七竖八躺在楼板上。只有肩膀胸口略高的部分，照在朦胧的火光里；低的部分，黑漆漆地看不分明，只是哑巴似的沉默着。

一股腐烂的尸臭，家将连忙掩住鼻子，可是一刹那，他忘记掩鼻子了，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夺去了他的嗅觉。

这时家将发现尸首堆里蹲着一个人，是穿棕色衣服、又矮又瘦像只猴子似的老婆子。这老婆子右手擎着一片点燃的松明，正在窥探一具尸体的脸，那尸体头发秀长，是一个女人。

家将带着六分恐怖四分好奇的心理，一阵激动，连呼吸也忘